佛般泥洹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佛教典籍

佛般泥洹經　西晉
譯者：白法祖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

参考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底本：大正新脩大正藏經錄入

佛般泥洹經卷上

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國鷄山中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時，摩竭國王，號名阿闍世，與越祇國不相得，欲往伐之。自與群臣共議：「越祇國富，人民熾盛，多出珍寶，不首伏於我，寧可起兵伐其國？」國有賢公，公名雨舍，雨舍公者，逝心種也，公言：「唯命。」王告雨舍公言：「佛去是不遠，若持王聲，往至佛所，頭面著足，問佛消息，身體平安不？飡食如常不？問佛禮竟，自持若意白佛言：『越祇國大輕易王，王欲往伐之，寧能得勝不？』」

公受王教，即嚴車五百，乘騎二千，步人二千，往到王舍國，得步徑止車下，到佛所見佛前。頭面著佛足，佛與机使坐，問國丞相：「從何所來？」

公言：「王使臣來，稽首佛足，問佛消息，身體平安不？飡食如常不？」佛即問：「王及國人民，寧安和不？穀糴平賤不？」公言：「得佛恩，皆自安和，風雨時節，國中豐熟。」佛言：「公行道人馬，皆平安不？」公言：「得佛恩，行道皆平安無他。」

公白佛言：「王與越祇國有嫌，欲往伐壞之，於佛意何如？可得勝不？」佛言：「是越祇國人民，持七法者，王不能得勝，不持七法者可勝。」

佛言：「我昔嘗往到越祇國，國有急疾神舍，我止頓其中。越祇國中諸長老，皆來語我言：『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，我曹謹勅自守國。』」

佛言：「我即告諸長老，莫愁莫恐；若曹持七法，阿闍世王來者，不能勝汝。」

雨舍問佛：「七法者何等？」

時，佛坐，阿難從後扇佛。佛告阿難：「汝寧聞越祇國人，數相聚會，講議政事，修備自守不？」

對曰：「聞其數相聚會，講議政事，修備自守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彼為不衰。汝聞越祇，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不？」

對曰：「聞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。」

「汝聞越祇國，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不？」

曰：「聞其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。」

「汝聞越祇，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不？」

曰：「聞其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。」

「汝聞越祇，孝於父母，遜弟師長，受誡教誨不？」

曰：「聞其孝於父母，遜弟師長，受誡教誨。」

「汝聞越祇，承天則地，敬畏社稷，奉事四時不？」

曰：「聞其承天則地，敬畏社稷，奉順四時。」

「汝聞越祇，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，供養衣被、牀臥、醫藥不？」

曰：「聞其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，供養衣被、牀臥、醫藥。」

佛言：「夫有國者，行此七法，難可得危。」

雨舍公對言：「使越祇持一法者，尚不可攻，何況七法？」公曰：「國事多故，當還請辭。」佛言：「可宜知時！」即從坐起禮佛而去。

去未久，佛呼阿難勑之，往至鷄山中，請諸比丘僧皆聚會，著講堂中。阿難即受教詔，至鷄山中，勑諸比丘僧：「佛請諸比丘。」比丘悉來，皆為佛作禮，佛即在前，至講堂中，設座已皆坐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曹當持七戒法。何等為七？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，法可久。上下相承用坐起，法可久。

坐起不得念家室妻子，法可久。在山阻間，若在深林樹下塚間，當自思惟五滅，法可久。少年奉道，當先問長老比丘，敬畏承用，受教莫厭，法可久。心當奉法，敬畏經戒，法可久。持二百五十戒，具以得阿羅漢道，欲來學者莫却，入者相承用，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，病瘦當相瞻視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，皆聽。」

比丘諾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不得貪臥，臥者、不得思他事，法可久。樂守清淨，不樂有為，法可久。樂賢共坐，守忍辱行，慎無諍訟，法可久。不得責望人禮敬，為人說經不用作恩德，法可久。小得道，頭角莫自憍恣，法可久。不思諸情欲，心不投餘行，如此者法可久。不貪利養，常樂隱處。草蓐為牀。比丘持是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，皆聽。」

諸比丘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人有惠彼物，餘人不得有恨意，法可久。當知羞慚，法可久。不懈於經戒，法可久。坐起心不忘經法，法可久。坐起不相厭苦，法可久。坐起當明經法，法可久。學讀經當諷誦惟其深義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。佛在世間，為比丘作師。比丘敬佛所說戒勅，持受戒法，不慢念師恩，持師戒法，法可久。不得下道，當隨佛法約束，法可久。敬比丘僧，受其教戒，得當承用無厭，法可久。當重持戒能忍辱者，法可久。隨經戒心無所貪愛，常念人命非常，法可久。晝日不得貪飯食，夜臥不得貪好牀，法可久。自勅頓思惟世間擾擾，所念莫懈，莫隨惡心，莫隨邪心，邪心來至，自戒莫隨，當端心，世間人為心所欺，比丘莫隨天下愚人心。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。」

比丘僧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當重經如愚人重珍寶，持經當父母，當用經生活，父母活人一世耳，經度人無數世，令人得泥洹道，用是故，法可久。不得貪食嗜味，食不得多，多者病人，少者復飢，趣可而已，不得味飯，法可久。當持身比土，日當憂死，不樂在生死中，生者多憂，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親屬、奴婢、知識、畜生、田宅，是曹憂者，皆愚癡憂耳。如人有罪，為吏所取，雖有宗親，不得前附，用是穢故；身當以比土，獨來獨去，當與身競，法可久。

勤修精進，端身口意行無過失，取道不難，法可久。懼降心意，不聽六情，抑婬怒癡，無有邪行，法可久。坐眾人中，不羞眾人，為人所敬，心淨端故，不恐不畏；取道不邪，如人為人所讒，為吏所捕，吏雖執之，其人不恐，用無所犯故；清淨持戒，畏佛戒語，坐眾人中不恐，心淨故，法可久。

敬慎不自憍慢，從慧者受經戒，見癡者當教經戒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。」

比丘言：「受教。」

「比丘常當念經，棄貪婬之態，常當念度世之道，自思惟身體，法可久。常持佛所說經，用著心中，既著心中，當端其心，棄惡心受好心，如人衣多垢，以淳灰浣之再三，遍垢便去；念佛語當持戒，去惡就善，法可久。當與心諍，不當隨心，心欲婬怒癡不得聽，常自戒於心，不得隨心，如人從軍，健者眾人共將踧在軍前鋒，難得復還，意欲悔却，羞其後人，以受淨戒，但當端心正意，在眾人前，莫得在後，可先得道，法可久。當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淺，熟與初頭志，當日勝樂經，不厭苦、不擇食、不擇牀臥，以道自勸樂，法可久。當敬同學，當持同學作兄弟，當端外內，外者身口過，內者心過，當思惟是二事，法可久。坐自思惟，九孔惡露無所不有，一孔主內，九孔皆出不淨；飢飽寒熱，皆為苦極，身體難得宜適，皆不淨潔；內懷不淨，風寒熱見外，有不淨反自覆，鼻見吐寒熱，心皆不喜，有臭者，亦不惡不喜，比丘當端心內外，法可久。視天下人，帝王亦死，貧富貴賤，無有離死者，同死生之道，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，寤則不見，世間所有貧富貴賤，如人夢耳，自思惟世間，譬如人夢。比丘持是七法，思惟莫失，法可久。

「復有七法。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，有慈心於佛，人罵不得應，不得恨，持慈心向天下，如獄中有繫囚，常慈心相向。人處世間，亦當慈心轉相愍念，比丘執心人罵無怒，將踧無喜生有是心，可以無憂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，譬如牸牛食芻草，出乳乳出酪，酪出酥酥成醍醐，持心當如醍醐，奉佛戒，法可久。端舌莫妄語，語莫傷人意，舌當端，舌不端，使人不得道；舌致刀杖或致滅門，為道常當端舌，法可久。端心莫念惡，莫思婬，有婬心者，不成阿羅漢道。夜臥婬欲態欲來者，當念女人惡露，婬意即解；恨怒心來，當念生在地上不久，法可久。若有將請比丘飲食，餘人不得念言：

『是比丘獨得，我不得。』不得有是。曹念比丘病人，儻有義持醫藥來與之，餘人不得念言：『獨視彼，不視我。』不得念是。人持衣物遺比丘，餘人不得念言：『我獨不得。』何以所行乞匄得者？以在鉢中，不得言多少，心如是者，法可久。持戒法慎戒法，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。念佛念法念比丘僧，莫得休息，展轉相承用；於衣中得虱，當有慈心向之，法可久。見死人言：『此人既死，不知經道，舉家啼哭，及知識親屬不知，此人獨如去。』比丘以得道，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，佛經不可不讀，道不可不學，天下徑

道眾多王道最大，佛道亦爾，最上道也。如數十人，各持弓箭射埻中，有前中者，有後中者，射不休息，必復中埻，行佛經道如此，莫懈莫念。前以得道，今我不得道，不得有是恨，如人射不休息會中埻，為比丘不止會得道，法可久。坐起當相承用，佛經當讀諷誦，思惟其義，除饉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如此七，法可久。奉是七七四十九法，如天下水，小溪水流入大溪，大溪水流入江，江流入海。比丘！當如水流入海，為道不止會，當得阿羅漢道。」

佛從王舍國起，呼阿難：「去至巴隣陬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隣陬。中間有為羅致陬，佛至呼比丘僧：「皆聽。」比丘諾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天下有四痛，佛所知，人皆不知。用人不知故，生死不止，無休息時。何等為四？生痛、老痛、病痛、死痛，人不思惟是四痛，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，佛故發是四痛以告人。雖有父母妻子，皆當別離，轉相憂思啼哭不止。諸所惡見日在目前，用是故佛出經，當離是四痛，奉八戒，身亦可厭。」

佛言：「一者受佛語。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，無所貪諍。三者不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，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。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癡。六者坐自思惟四痛，著意中。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。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。去佛亦念是四痛，來佛亦念是四痛，去佛亦出是八戒，來佛亦出是八戒，當念佛經深義。諸比丘！有念於父母妻子，念世間生活者，不得度世道。樂世間心不樂道，道從心起，心正者可得道，心小端可得上天，明經者可得作人，當斷地獄、畜生、餓鬼道。佛為天下正生死道，諸比丘當思惟之。」

佛從羅致聚，呼阿難：「去至巴隣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隨佛去。時比丘僧，有千二百五十人，佛至巴隣聚，樹下坐。巴隣聚鬼神即往告逝心理家，皆出有持席者，持毾
者，持燈者，皆往至佛所，前為佛作禮，却在一面坐。

佛告逝心理家：「人在世間，其有貪欲，自放恣者，即有五惡。何等為五？一者財產日耗減。二者不知道意。三者眾人所不敬，死時有悔。四者醜名惡聲，遠聞天下。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。人能伏心，不自放恣者，即有五善。何等為五？一者財產日增。二者有道行。三者眾人所敬，至死無悔。

四者好名善譽，遠聞天下。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。不自放恣，有是五善，汝等自思惟之。」佛為逝心理家說經竟，皆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佛起到阿衛聚，坐一樹下，持道眼見上諸天，使賢善神營護此地。佛從宴坐起，出阿衛聚，更坐一處。賢者阿難正服從坐起，稽首畢一面住。佛問阿難：「誰圖此巴隣聚，起城郭者？」對曰：「摩竭大臣雨舍公，圖起此城，欲以遏絕越祇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！雨舍公之賢，乃知圖此。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，共護此地，其有土地，為天上諸神所護持者，其地必安且貴。又此地者，天之中也。主此四分野之天，名曰仁意，仁意所護者，其國久而益勝，必多聖賢智謀之人，餘國不及，亦無有能壞者。是巴隣城，欲壞時，當以三事：

一者大火，二者大水，三者中人與外人謀；乃壞此城。」

大臣雨舍聞佛與比丘眾，從摩竭國轉遊到此，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，出巴隣聚往到佛所，前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，前白佛：「明日寧可與諸比丘俱於舍小食？」佛默然不應。雨舍公言如是者三。佛法默然者，如言：「可。」雨舍公即去，嚴舍中，為佛及諸比丘僧，施設牀座，然燈火，飯食具。

明日，雨舍公往請佛，佛時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。飯食訖竟，佛即呪願言：「使若得道，莫樂國公位，雖今世不得離於縣官者，若今飯佛及比丘僧，使若後世脫於縣官。世有明者，當飯食賢善道人，道人呪願，不棄仕官，求官不可有貪心、酷心、進心、樂心、勸心，去是五心事縣官者，可得無他，死後可得除地獄之罪。雨舍公！若自思惟。」公言：「諾，受教。」佛及比丘僧皆起去。佛出城門，公即隨佛後，視佛從何城門出，欲名佛所出門為佛城門；所度小溪水，名為佛溪。

佛至江水邊，時，人民大眾多欲度，中有乘舫舡者、小舡者、竹桴度者，佛坐思念：「我未作佛時，度此曹水，乘桴船度，今我身不復乘桴船度水。」佛自念言：「我是度人師，使人得度世道，不復從人受度。」念適已，諸比丘皆已度。佛呼阿難：「俱至拘隣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，悉俱至拘隣聚。佛言諸比丘：「皆聽。持善心與天下無諍，自思惟當知無常，以慧憂身。持善心與天下無諍，自思惟以即明，明者即去貪婬、瞋恚、愚癡之態，三態去，即得度世道，不復生死，心不復走，一心無所著，如國王樂獨思，若干人眾中我獨主。得道者，度世者，亦自思心，有若干千萬端，今皆主是心，如國王典主人民。」

佛復從拘隣聚，呼阿難：「俱至喜豫國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揵提樹下坐。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國分衛，以還，白佛言：「喜豫國多病者，人民多死者，中有優婆塞，名玄鳥、時仙、初動、式賢、淑賢、快賢、伯宗、兼尊、德舉、上淨，等十人，皆優婆塞，持五戒，今皆死。」諸比丘俱問佛：「是諸優婆塞，死者皆趣何道？」佛言：「玄鳥等十人，死皆在不還道中。」

佛告諸比丘僧：「若曹但見十人死，佛持天眼見，見優婆塞死者五百人，皆生不還道中。復有二百優婆塞，如難提等，生時無婬態、無怒態、無癡態，死皆生忉利天上，得溝港道，當復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道。玄鳥等五百人，皆得不還道，自於天上得應真道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若行分衛來還，何為道是十優婆塞？若曹故欲擾佛，謂佛不欲聞是惡，佛亦當何所畏難，其有生者皆當死，過去、當來、現在諸佛，皆般泥洹。今我作佛，亦當般泥洹，用是身故作佛，若干劫求佛，止生死之道，作佛絕生死之本，知是人本從癡故，從癡為行，從行為識，從識為字色，從字色為六入，從六入為栽，從栽為痛，從痛為愛，從愛為求，從求為有，從有為生，從生為老死，憂悲苦不如意惱，如是合大苦陰墮習。佛故思惟生死本，如車有輪，車行無休息時，人從癡故得生死，以去癡便癡滅，以癡滅便行滅，以行滅便識滅，以識滅便字色滅，以字色滅便六入滅，以六入滅便栽滅，以栽滅便痛滅，以痛滅便愛滅，以愛滅便求滅，以求滅便有滅，以有滅便生滅，以生滅便老死滅，以老死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，如是合大陰墮習為盡。佛故先為若曹說，癡故有生死，慧者持道，不復生死。」

佛言：「若曹當念奉佛法聖眾淨戒，相承用教佛經，當思惟端心，不復更生死，無憂哭之患。」

佛從喜豫聚，呼阿難：「至維耶梨國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從喜豫聚，至維耶梨國，未至七里，佛止椋園中。有婬女人，字椋女，有五百婬女弟子，於城中聞佛以來在椋園中，皆勅五百婬女弟子，令好莊衣嚴車，從城中出，至佛所欲見佛，為佛跪拜。時，佛在椋園中，與千比丘俱，為諸比丘說經。佛見椋女與五百婬弟子俱，皆好莊衣，佛勅諸比丘：「汝曹見椋女與五百婬弟子俱，皆低頭，端若心，雖好莊衣來，譬如畫瓶，外有好畫，中但有不淨，封結不可發解，解者不淨臭即至。椋女皆是瓶輩，其有比丘當見力。何等為見力？去惡就善，不聽婬態，寧自破骨破心燔燒身體，終不隨心作惡，不但力士為多力，能自端心，勝於力士。佛與心諍以來，其劫無數，不聽隨心，勤力精進，自致作佛。

比丘可自齊端其心，心久在不淨中，今亦可自拔擢，自思惟身體五藏，亦可齊止生死之法，視外亦苦，視中亦苦，端若心。」

棕女到，下車至佛所，為佛作禮却坐一面，諸比丘皆低頭。佛言：「若何緣來？」棕女言：「我數聞佛尊於諸天，故來跪拜。」佛言：

「棕女！若樂作女人耶？」棕女言：「天使我作女人耳，我不樂也。」佛言：「汝不樂作女人者，誰使汝畜五百婬弟子者？」棕女言：「是皆貧民，我養護之。」佛言：「不然。若不厭女人之病，月期不淨，拘絆捶杖，不得自在，不厭汝身，反更從五百人。」棕女言：「我癡所致，慧者不為是。」佛言：「審如是者善。」棕女即長跪白佛：「明日請佛及比丘僧。」佛默然不應。棕女大喜，即起為佛作禮而去。

去未久，維耶離豪姓諸理家，聞佛比丘僧俱來，去城七里，在棕園中。即乘王威，皆嚴駕乘而出，欲覲見供養佛。中有乘青馬青車，青衣青蓋，青幢青幡，官屬皆青；中有乘黃馬黃車，黃衣黃蓋，黃幢黃幡，官屬皆黃；中有乘赤馬赤車，赤衣赤蓋，赤幢赤幡，官屬皆赤；中有乘白馬白車，白衣白蓋，白幢白幡，官屬皆白；中有乘黑馬黑車，黑衣黑蓋，黑幢黑幡，官屬皆黑。佛遙見車騎數十萬人來，即告諸比丘：「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苑中侍從出入者，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。」諸理家行到道口，皆下車至佛所，前者為佛跪，中央者皆低頭，最後者但叉手皆坐。佛問：「若曹所從來？」諸理家言：「聞佛在是故，出城跪拜。」中有一人字賓自，起至佛前，熟視佛。佛問：「若何等視？」賓自言：「舉天上天下，皆為佛傾動，我視佛無厭極。」佛言：「賓自！莊當熟視佛，久遠乃復有佛耳，曼有佛時，當受佛教命。」中有四五百理家言：「賓自有大德，與佛共談。」賓自言：「我遙聞佛經，我念作是經久，我適今日乃得見耳，我有慈孝心於佛。」佛言：「天下人少有如賓自輩，慈孝於師。」

佛告賓自：「佛出於天下，知天下生死之道，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，無不傾側者，是佛第一威神。其有讀佛經，自端心得道者，是佛第二威神。

佛於天下說經，賢者無不喜，聞者無不喜，學者轉相教，轉相授導，轉相端心，是佛第三威神。其學佛經者皆喜，如愚人得金，上智者得應真道，第二者可得不還，第三者可得頻來，第四者可得溝港，第五持優婆塞五戒者，可得天上，持三戒者，可得作人。佛出在天下，因現此道，是佛第四威神。」佛告賓自：「若來熟視佛，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。時坐中有數十萬人，皆不問佛，若獨問，是佛第五威神。」佛告賓自：「天下智慧

者少，無反復者多，受佛經道，受師好語，持師戒法，諸鬼神龍，無不護視者，吏不敢妄召呼，當慈孝於師，師不從弟子有所求索，在師前當敬師，背後當稱譽師，師死常當憶念，於今賓自者，人中雄善樂法清戒。」

維耶梨逝心理家，請佛明日旦，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？佛言：「棕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。」諸逝心理家，皆俱去。

棕女明日旦來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已設座，飯食具皆已辦，願天尊屈威神。」佛言：「若徑去，我今隨後。」佛起著衣持鉢，與比丘俱入城。城中觀者數十萬人，中有賢善優婆塞，皆言：「佛如明月，弟子如明星，與月相隨。」時，佛好如是。

佛至棕女家，就坐行澡水，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，澡手已畢，棕女持小机，於佛前坐。佛告棕女：「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，唯尚戒淨，明佛諸經。坐中語言，無不好聽，其所行處，無不敬愛者，今在天下作人，不貪財色，奉佛神化，死無不生天上者。」佛告棕女：「善自愛重，持五戒。」佛與比丘俱去。

佛從維耶梨國出，告阿難：「寧可俱至竹芳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又聞竹芳聚，米穀大貴，諸比丘求分衛難得。佛坐思惟，維耶梨國飢饉，穀糴騰貴，其聚狹小，不能供諸比丘分衛，佛思念，欲遣諸比丘，分布餘國賤米穀處行分衛。佛告諸比丘僧：「是竹芳聚，米穀騰貴，求分衛難得；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。是維耶梨四界，米穀皆貴，我自與阿難，俱留此竹芳聚。」諸比丘受佛教，皆去至沙羅提國。

佛與阿難俱，至竹芳聚，身皆大痛，欲般泥洹。佛自念：「諸比丘皆去，我獨般泥洹，不事無教戒？」阿難從一樹下起至佛所，問佛：「聖體不和寧差不？」佛言：「未差大劇，欲般泥洹。」阿難言：「且莫般泥洹，須比丘僧聚會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我已有經戒，若曹但當案經戒奉行之，我亦在比丘僧中，比丘僧皆已知佛所教勅，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，弟子但當持行熟學。今我身皆痛，我持佛威神治病，不復持心思病，如小差狀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今佛年已尊，且八十，如故車無堅強，我身體如此無堅強，我本不為若曹說，無有墮地不死者，最上有天，名不想入，壽八十億四千萬劫，會當復死，用是故起經於天下，斷生死之根本。我般泥洹以後，無得棄是經戒，轉相承用，自思中外，端心正行，當持戒法，中外令如常。其有四輩弟子，持戒法者，皆佛弟子，其有學佛經道者，皆是佛弟子。佛棄轉輪王，憂天上天下人，亦可自憂疾，去婬態、怒態、癡態。」

佛從竹芳聚，呼阿難：「且復還至維耶梨國。」阿難言：「受教。」佛還維耶梨國，入城持鉢行分衛，還止急疾神樹下露坐，思惟生死之事。阿難遠在一樹下，思惟陰房之事，起至佛所，為佛作禮已，住白佛言：「何以不般泥洹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維耶梨國大樂，越耶國大樂，急疾神地大樂，沙達諍城門大樂，城中街曲大樂，社名浮沸大樂，閻浮利天下大樂，越祇大樂，遮波國大樂，薩城門大樂，摩竭國大樂，滿沸大樂，鬱提大樂，醯連溪出金山大樂，閻浮利內地，所生五色如畫，人在其中生者大樂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其有比丘比丘尼，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，外亦思善，中亦思善，心亦無所復貪樂，心不驚恐不復走，比丘比丘尼，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，名四神足，欲不死一劫可得。」魔時入阿難腹中。佛復告阿難：「如是尚可。」

阿難復言：「佛何以不般泥洹？時足可般泥洹。」佛復言：「閻浮利大樂，其有知是四神足者，當可在天地間一劫有餘。」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，阿難不應四神足事。佛告阿難：「若却於樹下自思惟。」

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，魔來至佛所言：「何以不般泥洹？」佛言：「咄！弊魔！未可般泥洹，須我四輩弟子黠慧得道，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，須我經法遍布天下，未可般泥洹。」魔知佛當般泥洹，歡喜而去。

佛坐自思惟：「亦可放棄壽命，意欲放棄壽命。」時天地大動，諸鬼神皆驚。阿難於樹下，驚起至佛所，前以頭面著佛足，却在一面住，白佛：「我於樹下坐，天地大動，我驚衣毛為起，我生不更是曹地動。」

佛為阿難說：「天地動有八事。何等為八？地在水上，水在風上，風持水，如從地上望天，或時風動水，水動地，地因動，是為一動。有阿羅漢尊貴，自欲試威神，意欲令地動，因以手兩指案地，天地為大動，是為二動。中有天威神大，意欲動地，地即為大動，是為三動。佛為菩薩時，從第四兜術天來下，入母腹中，時，天地為大動。菩薩從右脇生時，天地為大動。菩薩得道為佛時，天地為大動。佛起本經時，天地為大動。佛放棄壽命，天地為大動。」佛告阿難：「今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，天地為當復大動，是為八動。」

阿難聞佛自期三月，即啼而問：「得無以棄壽命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是以棄壽命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我從佛聞口受，若比丘有是四法，名四神足，欲不死一劫可得。佛德過四神足，何以不止過一劫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是若過，是若所作。我再三告言，閻浮利內大樂；若徑默然不應。我見若頭角，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中？我今不得復止，却後三月當般泥洹。」阿難即起，語諸比丘僧：「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皆聚會諸比丘，著大會堂中。」阿難白言：「比丘僧皆在大會堂中。」佛即起到大會堂中，諸比丘皆起，為佛作禮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天下無常堅固人，愛樂生死，不求度世道者，皆為癡。父母皆當別離，有憂哭之念，人轉相恩愛貪慕悲哀，天下無生不死者。我本經說，生者皆當死，死者復生，轉相憂哭，無休息時。須彌山尚崩壞，天上諸天亦死，作王者亦死，貧富貴賤下至畜生，無生不死者，莫怪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。佛去亦當持經戒，在者亦當持經戒，趣至度世，不復生死，無復憂哭。佛經當使長久，佛去後天下賢者，當共持經戒，天下人自正心者，天上諸天，皆喜助人得福。佛經可讀、可諷、可學、可持、可思、可正心、可端意、可轉相教，有四事：端身、端心、端志、端口。復有四事，欲怒者忍，惡念者棄，貪欲者棄，常當憂死。復有四事：心欲邪者莫聽，心欲婬者莫聽，思欲惡者莫聽，思欲豪貴莫聽。復有四事：心常當憂死，心所欲圖惡者莫聽，當撿心，心當隨人，人莫隨心，心者誤人，心殺身，心取羅漢，心取天，心取人，心取畜生蟲蟻鳥獸，心取地獄，心取餓鬼，作形貌者，皆心所為。壽命，三者相隨，心最是師，命隨心，壽隨命，三者相隨，今我作佛，為天上天下所敬，皆心所為，當念生死之痛，與家室別離，當念八事，思惟佛經：一者當棄妻子求度世道，不與世間諍，無貪心。二者不得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吟嘯、歌戲。三者不得殺生，盜人財物，思念婬泆。四者不得懷怒癡貪。五者不得嫉彼慢人。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痛於人。七者無作恣態，不得懈怠著臥，存味飲食。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。持是八事，自端心，可與天下無諍，當趣度世道。諸比丘當思惟是八事，本四痛，佛經可長久。」

佛從維耶梨國，呼阿難：「去至拘隣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從維耶梨國出，迴身視城。阿難即前問佛：「佛不妄轉身視城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我不妄轉身，夫作佛不得妄還向視。」阿難言：「佛還向視者何意？」佛言：「我今日壽竟，不復入是城，故還顧耳。」隨佛有一比丘，前問佛：「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？」佛言：「我當般泥洹，不復還見維耶梨國，當至華氏鄉土。」

佛至拘鄰聚，聚中有園，名尸舍洹。佛皆呼諸比丘：「今作心淨潔坐，自思惟，知生中

慧者使心端，心端者婬怒癡態三態皆解，其比丘自說以斷生死之根，得羅漢道，一心無所復憂，不復憂生死，雖更苦，得不生死之道。」

佛從拘隣聚，呼阿難：「去至揵梨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與比丘僧，俱至揵梨聚。從揵梨聚，佛呼阿難：「俱至金聚。」與比丘僧俱，佛告諸比丘：「其有比丘，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，其有智知經者，是慧心本，婬心、怒心、癡心皆滅去，三心清淨，欲得度世道不難。以得羅漢道，諸婬、怒、癡皆消滅去，當自說已棄是三事，不復作生死之法。」

佛從金聚，呼阿難：「且復至授手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諸比丘俱，至授手聚。佛告比丘：「淨心思心智心，有淨心意者，心即生，智心即生，智心即生開解，不念婬，不念怒，不復癡，心乃開解。」比丘自說言：「我所求皆得，因見羅漢道。」

佛從授手聚，呼阿難：「去至掩滿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諸比丘俱，至掩滿聚。佛告諸比丘僧：「淨心之法，思心智心，至無婬怒之態，得淨心之道，思心智心，即生思心之道，淨心智心，即開解智心之道，淨心思心即明。人有褩與染者作色，褩布淨潔，作色皆好，是褩淨故。比丘有是三心，淨心、思心、智心，淨心為尸大，思心為三摩提，智心為崩慢若。尸大心者，不婬、不怒、不貪。三摩提者，攝心令不走。崩慢若者，心無愛欲，持佛經戒。如人有褩布，褩布有垢，人欲染作色，以著染中，色不明。比丘不定在淨心、思心、智心，欲得道者難，坐心不解故。比丘心自解，坐思即見天上，具知人心所念，亦見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善惡所趣，如清水下有沙石，青黃白黑，水中所有皆現，但水清故；求度世道，如是心清淨。譬如溪水，濁，下沙石不見，亦不知水深淺；比丘心不淨，不能得度世道，坐心濁故。」

佛從掩滿聚，呼阿難：「俱至喜豫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諸比丘俱，至喜豫聚。佛告比丘：「若有淨心思心智心，師所教授，弟子當學，思師同不能入弟子心中，端弟子心，比丘當自淨心，端是心，心端則得度世道，當自說已得度世道，斷生死之根本。」

佛呼阿難：「至華氏聚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諸比丘俱，至華氏聚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心有三垢，婬垢、怒垢、癡垢，持淨心却婬垢，持思心却怒垢，持慧心却癡垢，比丘自說以得度世道，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。」

佛復從華氏聚，呼阿難：「俱至夫延城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諸比丘俱，至夫延城

北樹下坐。阿難坐邊樹下，精思內觀，地大動。阿難起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地何以大動？」佛言：「地動有四因緣：一動者地在水上，水在風上，下風動搖水，水動搖地，地因動，是為一動。其有阿羅漢，欲自試道，以手兩指案地，地為動，是為二動。中有天威神大，意欲動地，地即為動，是為三動。佛不久當般泥洹，地當復大動，是為四動。」阿難言：「佛威神乃如是，佛般泥洹，地為大動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佛威神巍巍甚尊，明化無量，若欲知佛威神不？」阿難言：「願欲聞知。」

佛言：「我行遍諸天下，所至郡國中人民，知者來至佛所，佛身自變化，作其國邑衣服語言，我視其人民行何等法，知有何經戒？佛即益其經戒。其人民皆不知我為誰，亦不知我從天上來地中出，人民大恭敬我。我化遍至諸國王所，國王問我言：『卿為何等人？』我言：『是國中道人。』國王問我：『作何經？』我言：『欲問何等經，所問者我皆應答。』國王所可喜者，我皆為廣說已。我即化沒去，不見國王，從後皆不知我為誰。我至諸逝心國，我亦化作逝心衣服語言，我問：『若作何等經戒？』我知子曹心，知子曹語言。我引經與教誡，便化沒去。子曹皆從後思我，自相與語：『是何等人？天鬼神乎？』子曹皆不知我誰，我亦不道是佛。我行一天下授經道遍已，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，我作天上衣服言語，我問天：『若作何等經？』天言：『我不知經。』我即為說經竟，便化沒去，天亦不知我為誰。我復上第二忉利天上，化作忉利天上衣服語言，我問忉利天：『若作何等經？』忉利天言：『不知經。』我為說經竟，便化沒去，天亦不知我為誰。我復上第三鹽天上，化作鹽天上衣服語言，我問鹽天：『若作何等經？』

天言：『我不知經。』我為說經。我復上第四兜術天上，化作其天上衣服語言，我問天：『作何等經？』其天言：『彌勒為我說經。』我重復為說經。我復上至第五不憍樂天上，作其天上衣服語言，我問天：『若知經不？』其天言：『不知經。』我為說經，化沒去，天皆不知我為誰。我復上第六化應聲天上，作其天上衣服語言，我問天：『若作何等經？』天言：『不知經。』我為說經，即復化沒去。第六天從後，皆不知我為誰，我亦不語言是佛。

「我復上梵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無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，諸天皆來視我，我悉問：『若寧知經不？』中有知經者，有不知經者，我皆為說生死之道，說斷生死根本之道，子曹所樂經者，我皆為說之。我效作天上衣服語言，餘四天，其天皆不能語，我欲上者，其天不能應答我；第二十五名空慧天，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，第二十七天名無所念慧入，

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。」

佛言：「吾無所不見，唯泥洹最為樂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佛威神不但能動地，二十八天皆為大動，佛但以正心所致」

佛告阿難：「我般泥洹後，阿難從佛口受聞經戒師法。阿難當道言：『我從佛口聞是法，當為後比丘僧說之。』阿難！若不得藏匿佛經，極可列露，經中無所疑，我般泥洹已後，諸比丘當共持法。其有他比丘，妄欲作師法，其經中無禁戒者棄，勿持壞佛法。其有他比丘，妄增減佛經戒者，阿難若當言：『我不從佛聞是經法，若何以妄增減佛經戒？』比丘有不解佛經者，當問尊老比丘。阿難！所見佛經戒，所從佛口聞者，為比丘僧說之，勿增減；其有欲增減經戒者，阿難！若當正處，非法者棄勿用。阿難！若當言：『佛不出是語。』當謂之言：『若何以欲壞佛經戒？』中有癡比丘，不解經戒者，當問尊老比丘，比丘不得怒。其有比丘，不了是經，中有比丘，知經戒，知佛所說，當往參問。其有比丘疑於經戒者，來問比丘僧，當說言：『從其師聞。』各自說其師名字。比丘說經戒者，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勅，比丘僧皆在結經中，在中者用，在結經外，棄勿用。疑不解經戒者，當問何處有長老比丘明經戒者，當往問其經，問者不得言非是。其有疑者，阿難口解言：『我從佛聞，不入結經中，長老比丘所不說，棄勿用。諸比丘當處經戒，諸比丘處經戒之後，當共持。』其有比丘，疑言是非真佛經，不樂經者，諸比丘當逐出之。天下禾中生草，草敗禾實，人當誅拔草去之，禾乃成好實。比丘惡者，不樂經不持戒，壞敗善比丘，諸比丘當共逐出。中有賢善比丘，好經戒，往詣比丘所：『佛語諸比丘：「所持所知所學，當授與比丘經戒。」』當言佛在時，於某國、某縣、某聚、某處時，與某比丘相隨，說某經戒，持是經戒，不得呵言非佛。所語當轉相教，轉相承用，長幼當相撿押。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，不相承用，相承用諸天人民，助喜皆得福，可使佛經長久。

「我般泥洹後，阿難當道：『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，某新作比丘，當往長老明經比丘所，當從受經戒。』新來比丘聞經戒，不得言非持佛經戒，當相承用。比丘和持戒者，外有清信士、清信女，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，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、衣被、病瘦、與醫藥，佛經可長久。比丘僧和相承事，上下相撿押，天下人趣；地獄、禽獸、餓鬼道者，但坐相與不和，故趣是三道。諸比丘持經戒，當相和，不得相形，笑言我智多，若智少，智多智少各自行。比丘和持，佛經可長久，使天下人得福，天上諸天皆喜。不在經戒中者，棄；在佛語中，佛所說比丘所受，當奉行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且復前至波旬國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與比丘僧，從夫延國，至波旬國，止禪頭國中。波旬國人民，名諸華，諸華人民，聞佛來止禪頭國中，皆來出，前為佛作禮皆却坐，佛皆為說經。時，有一人名淳，淳父字華氏。華氏子時在坐中，諸人民皆去，淳獨留。須臾起持，繞佛三匝却叉手住，白佛：「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。」佛默然不應，淳即前為佛作禮，繞佛三匝而去歸家，為佛諸比丘，施座然燈火。

明日淳來，白佛言：「以辦。」佛起持鉢，與諸比丘俱，至淳家飯。比丘中有一惡比丘，取所飲水器壞之，佛即知之，淳亦見之。佛飯竟，淳取小机，於佛前坐，白佛言：「我欲問一事，天上天下，智無過於佛，天下為有幾輩比丘？」

佛言：「有四輩：一者為道殊勝，二者解道能言，三者依道生活，四者為道作穢。何謂為道殊勝？所說道義，不可稱量，能行大道，最勝無比，降心態度憂畏，為法御導世間，是輩沙門，為道殊勝。何謂解道能言？佛所貴第一說，又奉行無疑難，亦能為彼演說法句，是輩沙門，解道能言。何謂依道生活？念在自守，勤綜學業，一向不迴，孜孜不勘，人法自覆，是輩沙門，為依道生活。何謂為道作穢？但作所樂，依恃種姓，專造濁行，致彼論議；不念佛言，亦不畏罪，是輩沙門，為道作穢。凡人間者，以為弟子在清白知，有善者有惡者，不可皆同以為一也。彼不善者，為善致謗毀，譬如禾中有草，草敗禾實，天下人家有惡子，一子敗家，一比丘惡，并敗餘比丘人，用比丘皆為惡。」佛言：「人不用顏貌衣服為好，清淨意端者，是乃為好，人不可妄相。」

佛告淳：「若飯佛及比丘僧，死當生天上。知經者去婬心、去怒心、去癡心，不可用一人故非責眾人也。」

佛般泥洹經卷上

佛般泥洹經卷下

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

佛去淳家，呼阿難：「去至鳩夷那竭國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即與比丘僧，從華氏國，至鳩夷那竭國。佛道得病，下道止坐，呼阿難。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言：「近是間有溪水，名鳩對，持鉢往取水滿鉢來，我欲飲澡面。」阿難即往，到溪水邊，時，有五百乘

車，上流厲度水大濁，阿難即取濁水，持來白佛：「溪上流有五百乘車，過水大濁，但可澡面澡足不可飲。是間更有一溪，名醯連，水大清，去是不遠，可往取飲。」佛即取濁水，澡面足，病即小差。

時，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罝，隨道而來，遙見佛威神，形貌端正安靜而坐。大臣胞罝，前趣佛，為佛作禮却坐，佛為說經，胞罝淚出。佛言：「何等比丘，為若說經？若聞經，何以故哭啼？」胞罝言：「有一人名羅迦鹽，為我誦經，時，我淚出。」佛言：「為若誦何等經？」胞罝言：「羅迦鹽坐樹下，自思惟身體，有五百乘車過，未久有一人問言：『適有五百乘車過，寧聞車聲不？』答言：『我不聞。』其人言：『近在是間，喣喣如是，何以不聞？』答言：『忽然不聞。』其人言：『時比丘瞑耶？』答言：『不瞑。』人言：『何以不聞車聲？』答言：『我念道，自思惟身體五藏。』

人言：『車過如是，不聞車聲。』」胞罝言：「我於道中逢一人，為我說經，比丘羅迦鹽持道深，不聞五百乘車聲，我用是故啼。」佛告胞罝：「五百乘車聲，何如雷聲？」胞罝言：「正使千乘車聲，不如雷聲。」

佛告胞罝：「我昔在優曇聚，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。時，天暴雨，雷電霹靂，殺四牛、耕者兄弟二人。時，有眾人往觀。有一人來到我所，前為我作禮，我問：『是間何以聚人？』其人言：『屬者霹靂，殺四牛、兄弟二人，佛何以不聞？佛時瞑耶？』佛言：『我不瞑，坐思道耳。』其人言：『佛道深乃如是，不瞑而不聞霹靂聲，佛思道甚深。』其人亦即淚出。」

大臣胞罝言：「佛道深乃如是，從今以往，當持佛經戒。」胞罝即呼從者來，使歸取黃金織成氍毹一張來，我以上佛。從者即歸取來。胞罝持上佛，白佛言：「同知佛不用，當哀我，為受之。」佛即受之，胞罝為佛作禮而去。去未久，佛呼阿難：「持金織成氍毹來，色大好正黃。」阿難言：「我侍佛二十餘年，未曾見氍好乃如是。」佛言：「有是甚好。」阿難言：「佛今日面色，如是氍色。」佛告阿難：「佛有是曹色者有兩時，佛初得道為佛時，面色好如是，我今日夜半當般泥洹，面色好當復如是。」

佛復呼阿難：「去至醯連溪水邊，我欲洗浴身體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」佛獨與阿難俱，至醯連溪水邊，佛解衣，自取水灌浴。佛告阿難：「朝華氏子淳家飯我，今日夜半，當般泥洹，若告淳言：『佛從若飯已，夜半當般泥洹，若當歡喜。』語淳：『莫啼哭，若一飯佛得五福，若飯佛，佛持若飯食氣力用般泥洹，淳得長壽，得端正，得富貴尊豪，

得生天上。佛可敬，一飯佛得五福。』」

阿難白佛：「有一比丘，名栴檀比丘，急性熹罵，數鬪諸比丘，佛般泥洹以後，我曹諸比丘，當云何共事佛經戒？」佛語阿難：「我般泥洹已，若曹莫復與語，諸比丘不與語，栴檀比丘，當思惟懷重慚愧悔數鬪諸比丘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施牀使北首，我背大痛欲臥。」阿難即施牀著枕，佛偃右脇臥，屈膝累脚，臥思無為之道。

佛臥呼阿難：「若知七意之事不？何等為七？一者有志，二者明經，三者不懈於經，四者不貪臥當熹經，五者政心，六者淨心，七者視身中惡露。比丘有是七法，以自知得度世道。」阿難意念佛懈臥，佛告阿難：「若意念佛懈臥耶？」佛告阿難：「人不懈於經，不懈於坐起欲作佛者，可得佛語已即起坐。」

時，有一比丘名劫賓，來語阿難言：「我欲問一事。」阿難言：「佛聖體不和且莫。」佛即從裏知比丘欲問事，佛告阿難：「呼比丘來入。」入與佛相見，佛言：「所欲問者當問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有疾且置經不須復說。佛說七事者，我曹以聞當持，佛且止莫說經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我向臥，阿難念佛有懈墮之意，何以臥，我以是故起說七事。」比丘言：「佛是天上天下之尊，云何不從天請藥，可使病愈？」佛言：「如人舍宅，久故皆當壞，地續安如故。佛心安如地，身如故舍，心無病，但身有病耳。」佛言：「憂七事，憂身持戒。」比丘言：「今佛當般泥洹有身病，何況凡人？」比丘言：「燕生子，怙父母得食以生活，今佛捨我曹般泥洹，我曹當依誰？」世尊又曰：「吾經不說，無生不死者，比丘當念持佛重戒。」比丘旋出。

佛告阿難：「疾去為佛於鹽呵沙，施牀使北首，今日夜半，佛當般泥洹。」阿難奉命，之彼施牀牀頭北首。畢，還白言：「施牀已竟。」佛起至鹽呵沙，得牀猗右脇臥。有一比丘，名優和洹，當佛前立。佛言：「無當吾前。」阿難白言：「自吾親侍二十五年，未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。」佛言：「是比丘，於彼諸天，最有威神，聞佛滅度故，直自前，貪欲見佛。」阿難問言：「獨是天知佛當滅度？復有餘天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從鳩夷那竭國境界，四百八十里中，頭頭相附，間不容鍼，皆是諸天，聞佛當滅度，悲哭且來，中有挽頭髮者，自裂衣者，塞心絕尸視者，哀云：『奈何！佛捨我曹，滅度永逝，何其疾乎！佛為大明，三界中眼，今般泥洹，三界眼滅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吾本經不說，無生不死者，天地無不壞敗者，愚人以天地為常，佛以為虛空，天地有成敗，無不棄身者，善惡隨身，父有過惡，子不獲殃，子有過惡，父不獲殃，各自生死，善惡殃咎，各隨其身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佛滅度後，吾等葬佛身體，法當云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汝默無憂，當有逝心理家，共憂吾身。」阿難言：「彼以何法，憂佛尊體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葬法如飛行皇帝殯葬之法，佛復踰彼。」阿難言：「葬聖帝法云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葬法用錦褾以纏身，劫波育千張，交纏其上，著假棺中，以澤香膏，灌劫波育上，其有好香，皆以著上，以梓薪樟薪柟薪，以蓋覆棺，以薪著上下，蛇維訖畢，斂舍利，於四交道，起塔立剎，以槃著上，懸繒鼓，華香燃燈，飛行皇帝葬法若斯；佛復勝之。」佛說此時，阿難在後，慷慨啼以頭拄牀角，從後白言：「滅度太疾，亡天下眼。」

四面郡國，諸比丘僧，聞佛欲滅度，啼哭且來，自相謂恐不見佛。比丘僧到，佛問比丘：「阿難所在乎？」對曰：「阿難近在牀後角，低頭哽噎。」

諸比丘流淚而言：「世尊滅度，何其太疾！」佛言：「吾本行諸墟聚，豫告若曹，却九十日當般泥洹。」

四輩弟子，在數千里外者悉至，佛告阿難：「若莫悲哀。所以然者？若盡心侍佛，二十餘年，慈仁於佛，敬身慎口，大孝於佛，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，當來佛侍者亦如阿難。若知佛意，若云某時可見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，某時不可見；所供飲食，若言可食可飲可臥可起，常合佛意未嘗失儀；某比丘某逝心，樂經不樂經，若所言皆誠，於佛最孝，啼哭何為？」

佛告：「諸比丘聽！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。何謂四德？諸小國王，及諸逝心理家，并諸黎民，詣帝闕下，飛行皇帝皆見之；和心軟教，為諸王說治國法，知足無求，逝心之行，清淨為首；理家及民，出詣佛廟，聽採沙門正真之化，歸當修孝；隨其所定，慈心賜之，諸王逝心理家庶民，靡不欣豫，稱嘆聖帝感動諸天；飛行皇帝有斯四德。阿難比丘亦有四德：其有除饉男除饉女清信士清信女，之阿難所從問經戒，阿難為具廣陳演之，四輩弟子，靡不欣懌，退坐出去，尋塗稱歎，斯謂阿難第一四德；復有四輩弟子，不解經奧，至阿難所啟質所疑，阿難釋結無不開解，聞者不厭出無不歎，斯謂阿難第二四德；

四輩高德，覩阿難侍佛左側，無不吟詠，斯謂阿難第三四德；佛所說經，言無多少，阿難所聞，皆識諷誦，宣授四輩，一無增減，是為阿難第四四德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去是不遠有郡國，舍衛國、沙枝國、栴波國、王舍國、波羅榇國、維耶梨國，斯諸大國，明義備悉，佛當滅度，何不於彼？既於小縣，復處城外，薄聚鄙縣，而般泥洹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無云小聚。所以然者？惟昔往古鳩夷那竭，名鳩夷越，王國大樂時無疹病，米穀豐沃黎民熾盛，家有孝子。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，南北廣二百八十里，其城七重，皆以焦墼累集作城，黃金白銀琉璃水精，以著城壁，亦以四寶為瓦覆城。城高六丈四尺，上廣二丈四尺，城中寶樹，華光五色；行有三道，兩邊皆以四寶，瓦覆其上；兩邊居家舍宅，彫文刻鏤，服如天上，琴瑟眾樂。男女不雜，歌音以德，道樂益明，民無憂怖，心常歡喜，頭上不飾，明香遠達。

「其聖王名曰大快見，號飛行皇帝，勒兵光世，都無齊雙，相率以道，無違王法，民欲飛行，念即身往。王有七寶自然生：黃金飛輪，神力白象，紺色神馬，明月珠，天玉女妻，主寶聖臣，典兵聖臣。王有四德，為小兒時，為太子時，即帝位時，捐國絕欲為沙門時，各八萬四千歲，斯即大快見王一難及之德；飲食時化，體無長疾，寒溫調適身意常安，斯二德；容觀堂堂顏華絕世，微下帝釋，以為不如，斯三德；普天率土民無巨細慈愛於王，猶至孝之子願令親安，王亦赤心慈愛眾生，等之於子，貧給財寶，飢者飯之渴者飲之，窮老幼孤，令之合居為親為子，屋舍車乘，疾濟以藥，斯謂四德。

「其國常聞十二種聲：象聲、馬聲、牛聲、車聲、螺聲、鼓聲、舞聲、歌聲，諸絃樂聲，誦仁義聲，歎佛尊行聲。黎民服飾，眾寶織成，明月雜珠，瓔珞光道，飲食伎樂，猶忉利天，居民欣樂，無日不喜。王欲出遊，呼御車臣，臣名須達，勅之曰：『令車徐行，吾久不見逝心理家，今欲見之。』

逝心理家，聞王當出，有持明月珠者，白珠碧珠、青珠珊瑚、栴檀名香，輸貢聖王。王不欲受，皆稽首求哀，王乃受之。勅掌寶臣，倍顧其直。黎民巨細，亦以眾寶華香散地，稱壽無極。諸小國王，有八萬四千，聞飛行皇帝欲布施，皆來翼從，至大殿所。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，諸王辭曰：『臣等諸國皆有寶殿。』帝曰：『爾等小殿，未足以云，且觀明殿。』遂無敢昇者。諸王各有寶車，車高十丈，皆有四輪，自下以上，悉是七寶，上施幢幡，色明相照，車駕六馬，馬皆飛行。時有一車駕，兩駱象車，名俱羅竭，聖帝

所乘矣。八萬四千車皆在前導，至明殿所。

「殿名波羅沙檀，縱廣四十里，以黃金、白銀、琉璃、水精墼為壁；亦以四寶為柱；黃金瓦，白銀瓦，琉璃瓦，水精瓦；陛五十重，皆以黃金、白銀、琉璃、水精為陛；黃金梁，白銀梁，琉璃梁，水精梁；黃金楷，白銀楷，琉璃楷，水精楷。殿中有八萬四千床，黃金床、白銀床，琉璃床、水精床；黃金帳、白銀帳、琉璃帳、水精帳，黃金織成、白銀織成、琉璃織成、水精織成，赤罽織成，皆以布床上，以天上降織成為枕。

「阿難！宮墻四重：黃金墻、白銀墻、琉璃墻、水精墻；作四寶浴池，周匝四十里，黃金池白銀陛，白銀池黃金陛，琉璃池水精陛，水精池琉璃陛，池中自然，生四色蓮華，青紅紫白華，冬夏常生池中，外有香華樹，殿下有四道，亦以四寶為步欄，欄各長二十里。殿陛之前，有四寶樹，樹高四十里，蔭地亦爾，黃金樹白銀葉，白銀樹黃金葉，琉璃樹水精葉，水精樹琉璃葉。帝於殿下，自思惟不宜上殿，辭讓諸王，諸王皆不敢昇。大快見勅令近臣，請諸沙門逝心明經持戒者先上殿，具設美食，重賜明寶。沙門逝心去，帝即深惟，壽命非常，與一侍人，俱昇明殿曰：『吾欲遣諸夫人伎女。』傍臣諸王，各遣令去。帝坐黃金床，足蹈白銀机，深自思念：『婬泆之行，何益於己，愚人多貪不知其禍。吾今雖壽三十三萬六千歲，夫盛有衰合會有離，身為朽種，會成灰土，斯四寶殿，孰能久保乎？』曰：『吾一身耳，小屋足安，何用四十里殿八萬四千床為？』從黃金床至白銀床，足蹈金机：『惟人作意，必當清潔貪、嫉、恚、癡、邪婬之心，以四非常滅令無餘，覩世無常，吾焉得久？』從白銀床至琉璃床，足蹈水精机曰：『吾後宮玉女，有八萬四千人，各遣令去，用之為拘，女聚惡盛，當棄穢意。』從琉璃床至水精床，足蹈琉璃机：『重思天下，眾事皆惡，唯無為快，除吾濁志，當求無為，今雖為飛行皇帝豪貴如斯，何潤於身？』侍者前白：『諸玉女寶，問王處殿，何其稽久，皆欲進前？』帝告侍者曰：『勅掌寶臣，遣諸夫人，各歸其家，著身眾珍名寶，皆各自隨；諸王群臣，天馬寶象，皆遣令去。』

「大快見王，即昇高觀，遙聞眾聲，喧叫呼天，帝曰：『何聲？』侍者白言：『天玉女聲。』諸王群臣，頓踉于地，舉哀呼天，寶象天馬，呼嗥淚出，戀慕天王，靡不頓躃。帝曰：『持小机來，安置殿下。』請玉女寶，諸王群寮，進諸象馬寶車從者。第一嫡后就坐帝側，帝更以女妹之愛，侍諸夫人，嫡后舉手，指諸女寶曰：『天女之容，熿熿光世，着身天服，世所希覩，願留微心，以副其意；寶象天馬，馬名桓青，白珠夜光眾寶瓔珞，奕奕光國；四方諸王，皆有聖人之明，虔奉稱臣，孝順慈忠，愛慕天王。』快見王曰：『吾世世有慈心，於世女人，更相嫉妬，殃惡流被，延及王身，惟斯重禍，吾欲

遠之，自今以往，若曹女等，皆我女妹。』諸夫人皆舉哀云：『當奈何生離棄我去。』皆脫身眾飾，投之于地。嫡后自搥椎心悲哭呼云：『天王！吾當依誰？』帝曰：『人命致短，爾憂反長，身為朽器，死在無期。自今執心，尚沙門德，遠女親賢，唯道是尊，修身自憂，不能憂餘。』告諸王曰：『命短憂長，當自愛身，無生不死，當正心行，慈愛孝順，榮難久保。』諸王稽首，至誠辭曰：『四天諸國，皆侍天王，常聞諸聖，咨嗟斯土，以為無喻，帝及群寮，無不神聖，國土珍寶，譬如天上，天王加哀，宜還聖思。』帝告諸王：『人壽致短，憂俗反長，當自憂身，命在呼吸，無生不死，當去貪婬穢濁之行。』帝起上殿，坐黃金床，持弘慈之心，向諸夫人，群寮諸王，庶民象馬，十方勤苦者，悲心傷之，欲使知佛，從金床至銀床，思無為之道，從銀床至琉璃床，思慈哀之行，以濟眾生，從琉璃床至水精床，思大孝行，欲度無數劫之親，自惟五藏九孔惡露。

帝曰：『吾昔尚得一病，如有竹索絞頸，木鑿鑿身，身為苦器，安足可恃乎？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飛行皇帝大快見者，吾身是也。王後壽終，昇生梵天，誰知佛身，作飛行皇帝，修行正法。又有四德，七寶自然，從鳩夷那竭境界，長四百八十里，廣二百八十里，皆在城中，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，今得斷求，念空無相之定，絕生死之原，自今之後，不復作身也。

「阿難！汝往入城，告諸民云：『今日夜半，佛當般泥洹，若等所疑，急詣決之，慎無後悔，長懷瞢瞢恨。』」佛在小聚，違於稟戒，阿難如教，民僉然曰：「佛以何緣，處于小聚，滅度去乎？」民皆頓地，叩頭者搏頰者、搥心刮面搤髮，裂衣踰地啼哭，呼當奈何！其王聞之，愕然曰：「斯者何哀？」王遣近臣問外何哀？民哽咽曰：「阿難勑言：『佛當滅度，心所疑結，令詣質之。』以斯哀矣。」臣還啟云：「阿難勑民，佛當般泥洹，令質所疑，以故哭耳。」王即召太子阿晨，命之曰：「爾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敬問消息，伏願世尊於正殿上，昇泥洹道，無於小聚般泥洹也。」太子白言：「若世尊遂不爾翔者，當云何？」王曰：「受教疾還。」太子到佛所，阿難白言：「鳩夷國王遣太子來，未敢通之。」佛言：「呼進。」太子五體投地，稽首佛足，却長跪諾：「王遣阿晨，稽首佛足，敬問消息，眾生沒淵，唯佛拯濟，今當滅度，何其大疾，當於宮中，而於小聚。」佛告阿晨：「謝爾父王，吾往以說，昔為飛行皇帝，最後聖帝，名大快見。吾以七反以身喪此，并今為八。吾今道成，不復以身著斯地中。謝爾父王，扵苦太子。」

太子還宮，晻冥適至，太子見王，本末自陳。王愕然流涕，勑國黎民，率土皆往，受佛明法。王以人定時到佛所，與民十四萬眾俱住在外。王白阿難曰：「吾與民十四萬人，

欲受佛戒。」阿難向佛，具陳王意，世尊即曰：「苦王及民。」阿難白言：「寧可遣王？」佛言：「不可。當與相見。」王與國中高德賢者俱進，皆以頭面稽首佛足，却叉手立。時，佛前無燈火，佛放頂中光，光照二千里。佛謝王及其臣民勞枉爾來。王稽首曰：「佛有何誡，所當奉行？」

佛言：「吾告使者云，得佛說經，四十九歲，王國諸賢，皆自執行。王且還宮，吾今夜半當般泥洹。」王及臣民莫不舉哀，佛告王曰：「吾聞有生無不衰喪，啼哭何為？怒伏猛心，上法天閨，遠惡自愛，勤心修德親賢，事來重思，無加卒暴，人命難得，當哀萬姓；明者可責，愚者原赦，世多諸邪，自愛自慶。」王及賢者，皆自退出，王去佛五里，所止屯住。

國有耆年，字曰須拔，年百二十，時在城中。夜臥覺寤，見佛光明，照一城中，家無一人即出城，疾到佛所，向阿難曰：「以吾啟聞，吾有疑心於世尊。」阿難曰：「夜以且半，佛當善逝，且莫煩擾。」須拔對曰：「不可以聞乎，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耳，今詣質疑，而不以聞。吾之所疑，唯佛而釋，餘莫能也。」阿難曰：「且止！不須問矣。」佛知須拔在外欲質所疑，呼阿難問：「何以不啟須拔疑事？」阿難對曰：「見夜且半，佛當滅度，懼其來入語言煩擾，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為道。」佛言：「將須拔入，有疑當問。」阿難即將須拔入。須拔聞當入，其心喜踊，身皆為動，前以頭面稽首佛足。佛見須拔年老息微，賜机使坐。

佛問須拔：「爾有何疑？」對曰：「佛為三界天中之天，神聖無量，至尊難雙，開化導引四十九年，仙聖梵釋靡不稽首，吾有同志八人，有故龜氏、有無先氏、有志行氏、有白鷺子氏、有延壽氏、有計金樊氏、有多積願氏、有尼揵子，彼八人智，無螢燭之明，善無沛生絲髮之潤，內懷三毒，外為欲走，坐作虛論，妄書非真，不詣稟化將有緣乎？」

佛告須拔：「子曹經意，與佛經違，為生死之路，求富貴之耶？吾道之志斷求念空，不願世榮淡泊無為，以斯為樂。」須拔曰：「何謂無為之道乎？」佛言：「滅有歸本，不復生死，謂之無為也。若曹志趣，皆有八惡。何謂為八？祠祀鬼神，卜問虛殺，是為一。處家貪餮，不奉孝道，貪愛萬邪，欲無舍止，是為二。兩舌、惡罵、妄言、綺語，未常陳善令愚去惡，是為三。殺盜婬泆，是為四。常懷怒心，不孝二親，輕慢兄弟、妻子九族，心邪行穢，無善勸導，常自憍大，欲人畏敬，是為五。晝夜懷邪，不畏法律，輕慢賢者，尊貴穢濁，遠避真正，交隨惡人，是為六。聞有賢智，明經沙門梵志，豫懷憎嫉，虛偽作謗，是為七。不敬先祖盡孝于親，弃賢明而反賊，毀仁正，不覺流俗穢濁可耻。

斯謂八惡。若自陳云：『世尊說經，四十九載，有八人不詣稟化。』子曹皆懷斯八惡，豈樂清化乎？正使來者，佛亦不受。須拔！若心有斯八惡，慎無問佛：『執斯八戒可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真？』行斯八戒，當正爾心，乃為佛弟子。其有凡人，擅作師導教化之首，違斯八戒，皆是妖蠱，當遠棄避，慎無聽受。」

世尊曰：「吾今於三界中，獨言獨步，莫有等雙；爾之所疑，便問無嫌。」須拔稽首，長跪而曰：「誠如佛言，幾亡吾身，又墮狂愚。」世尊又曰：「若解八戒未乎？」對曰：「已解。」重稽首曰：「吾欲捐下賤之操，執沙門清淨之行。」世尊又曰：「爾誠不？」對曰：「願佛加哀，受我為沙門。」須拔髮自然墮地，袈裟著體，精心思教，霍然無想，一心清淨，喻明月珠，即得應真道，重自思念：「吾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。」即時先佛，取泥洹道。

佛呼比丘入言：「吾滅度後，其有世人，棄家去穢，欲作沙門，入比丘僧中，先試三月，知行高下。世有四輩人：一輩貧窮不能自活，欲為比丘；一輩負債無以償之，欲作比丘；一輩在役當時無用，欲作比丘；一輩高士行淨無穢，聞無數世乃有一佛，覩佛經典欣然心寤，捐家棄欲，不貪世榮，來作比丘。吾泥洹後，凡諸來者，觀于志趣，視于坐起，採于語言，察于躇步，知于施行，善惡所趣，求道用心，精進樂不？三月審察，志高行淨，可眾乃用作比丘。身既作比丘，當選耆舊明於法律，為之作師，授其十戒。奉戒三年，兢兢不虧，眾賢咸可，當授與二百五十戒，十戒為本，二百四十戒為禮儀。若曹後世，施行是法，天神地祇，靡不敬喜。佛所戒法，諸比丘熟思之，無得以佛般泥曰去，懈怠違法。佛之所行，弟子所思，長幼相奉，無為不孝，有不樂得道慕尊榮者，當讀是經，求壽欲生天上者，讀是經。佛之大要，趣無為道。吾泥曰後，無得以佛去故。言無所復怙，當怙經戒。吾泥曰後，轉相承用，翫經奉戒，執二百五十戒，轉相敬奉，猶孝事親。耆年比丘，當教後嗣，猶吾在時。後進比丘，若得疾病，耆舊比丘，當有乃心消息占視。明教讀經，喻誨以和，順持佛戒，吾道可久。吾泥曰後，賢者子賢者婦女，尋後思念：『吾世有佛，有妙經典。』佛於世始般泥洹日，子曹皆有至孝於佛，慈心于經，至其壽終，皆當昇天。爾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，慎無懈慢。

「諸比丘！爾等熟視佛顏色，佛不可復得起，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，乃復有佛耳。佛世難值，經法難聞，眾僧難值，唯佛難見也。閻浮提內有尊樹王，名優曇鉢，有實無華，優曇鉢樹，有金華者世乃有佛。吾正於今當般泥洹，爾曹於經有疑結者，及佛在時，當決所疑，今不釋結，後莫轉爭曼，我在時急質所疑。」

阿難時在佛後，稽首白佛：「自佛教化，諸比丘僧無疑結者。」弟子自說：「吾等無疑。天中天！」佛告比丘：「夜已且半，勿復有聲。」

佛起正坐，深思道原，棄是善惡，都及三界，年亦自至七十有九，惟斷生死迴流之淵。思惟深觀，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，從不想轉還身中，自惟身中四大惡露，無一可珍，北首枕手猗右脇臥，屈膝累脚，便般泥曰。

天地大動，諸天散華香，悲哭呼冤：「法王滅度，吾等依誰？」國王十四萬眾，躃身呼佛：「眾生長衰，當奈痛何？」或有絕而復穌者。第二帝釋告諸天曰：「佛常云生無不死者，爾等當念非常苦空非身之諦，莫復啼哭。」第七天王亦奔下曰：「佛光以冥，佛尚棄身，爾曹何望？啼哭躃身者，寧可復得乎？」諸比丘有宛轉地，啼哭且云：「三界眼滅，何其疾乎！自今之後，世為長衰。」有住哭者，息絕尸視者，中有深思：「佛在常云：無生不死。啼哭為身，何益明法哉？」

有一比丘，字阿那律，語阿難曰：「止諸比丘，無使重哀；止王及臣民，止上諸天，莫復哀慟。」阿難問曰：「視上諸天，能有幾人？」曰：「周匝四百八十里中，比首相附，皆是尊天，以一小鍼於上投之，鍼不墮地。」阿那律上止諸天，諸天哀慟倍悲。阿那律語阿難曰：「佛不使吾等棺斂，爾赴往告逝心理家，吾等自能殯斂，世尊有命，令逝心理家棺斂殯葬，無令有恨。」阿難即往，至逝心理家所，如其事說。逝心理家舉哀云：「世尊滅度，吾等孤露，智士嗷嗷，唯恃世尊。」某等五百人詣王訟曰：「乞獨殯葬。」王曰：「佛去眾生孤露，和心無諍，必盡孝心，佛愍諸子，令得景福。」王說斯事，無不哽噎。

理家及民，舉佛金牀，還入王城。諸天以名寶蓋，覆佛床上，幢幡導從，華香雜寶，其下如雪，十二種樂，皆從後作，天人龍鬼，莫不舉哀。理家問曰：「世尊在時，勑令殯葬棺斂，其法云何？」阿難曰：「佛在時云：『如飛行皇帝法，佛復踰之。』」理家問曰：「聖帝殯法，其則云何？」曰：

「用新褜錦，牢纏身體，新劫波育，復以纏上。著假棺中，以澤香膏，灌令徹身，以蓋覆上。栴檀香薪、櫁香薪、梓薪、樟薪，著棺上下，四面高廣，各三十丈，投火蛇維，十二部樂，同時俱作。以好香華皆以散上，斂取舍利擇去灰炭，以好香汁熟淨洗之，著金甕中。以甕著金床上，當著宮中齋戒殿上，九十日訖，當於四交道，起塔立剎，懸繒施幡，華香作樂，飛行皇帝葬法如是；佛當勝之。」諸逝心理家揮淚曰：「諾。必如明

教，願假七日。」理家俱啟王：「吾等欲棺斂天尊聖體，願王臨之。」王曰：「敬諾。」理家俱舉佛黃金床，却還從城西門入，於城中央至七日，得三十萬眾，皆共棺斂，民眾皆持十二部樂，晝夜燃燈，燈火去城，面十二里，步步有之。

第二帝釋，將十萬眾天人來下，持十二部天名樂來，華香眾寶，懸在空中，去地三里。帝釋獨下，問阿那律：「佛有何令？」阿那律具以佛教告釋。

釋曰：「以具眾寶伎樂華香葬具，吾欲殯葬，其宜可乎？」答曰：「吾當質之。」阿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，阿難答曰：「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，無令棺斂，勅令逝心理家殯葬。謝諸梵釋，願明佛意。」即還，具以阿難意告諸天。諸天曰：「吾上帝葬具，不如民間乎？」答曰：「斯何言與？世尊疏逝有重貴令，慎無相非。」逝心理家即曰：「舉佛舍利床，欲從城西門入，床為不舉。」理家俱曰：「床不動搖，從得出城乎？」阿難問阿那律：「床何以不搖？」答曰：「諸天欲得棺斂故，令床不舉。」阿那律曰：「吾方上曉梵釋諸天。」即上告梵釋曰：「阿難謝諸天葬儀之趣，自是佛意。」梵釋諸天曰：「吾等以持葬具來至此，寧可令吾等於床右面，國王黎民于床左也，伎樂華香，送世尊乎？」答曰：「吾當還報。」阿那律還以天意具報阿難，阿難曰：「欲棺斂者，上違佛教；為孝送者可。」即報梵釋。其事見聽，諸天咸喜，皆下在佛金床右面，王及民眾，在床左面。

理家問曰：「可舉佛床出西城門去。」阿難曰：「可。」

帝釋前以手持床右面前足，梵王持床右面後足，阿難持床左面前足，國王持床左面後足，逝心理家以繒縛床前兩足，天人哀慟，共挽金床，諸天龍鬼神，散華雜寶名香伎樂幢幡華蓋，各皆導從，王及黎民，供具亦爾。天人挽歌歎德於上，黎民紹之哀歌於下，天神鬼龍，帝王黎民，同時哀慟，搥心呼佛滅度如之，眾生何怙？出西城門，趣周黎波檀殿，有大講堂，以佛著堂上。逝心理家，如佛遺教，以褾錦纏身，劫波育千張，交纏其上，著假棺中，以澤香膏，灌令徹身，天蓋覆上，理家俱舉棺下殿，於其中庭，以栴檀香薪櫁香薪梓樟薪柟薪，高廣三十丈，天神鬼龍，諸王人民，皆以華香散薪上。理家燃薪，火為不燃。問阿那律曰：「火何緣燃之不燃？」答曰：「佛有耆舊弟子，名大迦葉，周行教化，今者來還，將弟子二千人，諸天無央數，欲完見佛，令火不燃。」理家曰：「諾。」教待。

迦葉與四輩弟子各五百人俱來，於道止息。有異學者，名優為，從佛所來，持天華，華

名曼陀勒，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隨，優為進為大迦葉，稽首揖讓畢。迦葉問：「子從何來？」曰：「吾從那竭國來。」迦葉曰：「識吾大師佛不？」「諾。吾識之。滅度已來，今為七日，吾從彼得斯天神華也。」時諸弟子，有未見諦者，聞佛滅度，靡不驚愕，躃踊搥心，宛轉自滅，呼曰：「奈何，眾生何怙？」有見諦者，深存佛誡，世皆無常，恩愛猶幻，誰獲長存者。眾比丘中，有一比丘，年耆闇昧，不達聖意，見眾比丘哀慟痛至，住止之曰：「願莫哀也。世尊在時，法戒重沓，此非法也、彼非義矣，持此行是無違無犯。今世尊逝，吾等自由，不亦快乎。」眾比丘皆共非之，因共告天，天取老比丘，捐著眾外，大迦葉勑諸比丘：「使急就道。」四輩弟子，天人無數，悲哭且行，俱到佛所，繞殿三匝頭面著地，蹌面奄土，吐血而絕者。迦葉熟視佛黃金棺，意自念曰：「吾來晚矣，不及吾師，不知世尊頭足所在。」佛便應聲，雙出兩足。迦葉即以頭面著佛足，陳佛功德，說偈言：

「彼為不生老，亦為不死，彼為不復會，無有相逢憎。
彼為不復令，愛欲相別離，當為求方便，令致得是處。
彼為是五陰，以畢不復受，亦不復為為，有受是五陰。
苦為以盡畢，有本亦以除，當為求方便，令致得是處。
佛為斷世間，愛欲為以畢，便名為忍，亦捨所世間惱。
佛為自安，亦致世間安隱，但當為叉手，當為謙禮佛。
佛為所說法，為世間最明，佛為最見道，安隱無所礙。
亦為活天下，令不復老死，當何為世間，人不受佛恩？
月為以出，但為夜去冥，日為以出，但為晝作明，電為以出，但能照明雲，佛明為以出，令為明三界。
一切所河，為無過崐崙河，一切所大水，為無過於海。
一切星宿明，月最為明，佛為世間，天上天下最尊。
佛為以度世，為施福至今，佛為教誡行，為至今分明。
亦為至今，為佛弟子受行，一切天亦人，恭敬叉手行禮。」

迦葉讚畢，天神鬼龍，帝王黎民，皆禮佛足，眾禮訖畢，足還入棺。天人鬼龍，見足還沒，踰為哽噎，同時悲哭。哭畢，迦葉與諸比丘，更相吊唁。

逝心理家放火蛇維，天散華香，皆云：「當奈眾生為窮乎！」佛光徹照第七梵天，十方幽隱陰冥之處，生不相見，得佛光影，一時炳然，欣面談曰：「斯何明也？」諸理家商，佛肌肉盡，即以香乳，澆火令滅，熟洗舍利，盛以金甕，佛內外衣，續在如故，所纏身

劫波育為燋盡。取舍利甕，著金床上，以還入宮，頓止正殿，天人散華伎樂，繞城步步燃燈，燈滿十二里地。阿難語阿那律：「謝諸天龍，且各還居。」天龍鬼神，各流淚云：「亡三界之日月，世為長衰，臨喪之絕當能幾間，急逐吾等令去，何為？」答曰：「民眾擾擾，欲上華香，且宜暫還，以展民心。」帝釋問阿那律：「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？」阿那律問阿難。阿難曰：「却後九十日，當於四交道中立剎興廟。」諸天咸曰：「待九十日，將有緣乎？」阿那律曰：「四輩弟子，其在遠者，必當奔赴，以副其望也。」諸天同時，頭面著地，帝釋處前，諸天翼從，繞殿三匝，悲哭而去。

比丘二萬，留衛舍利，又謝國王，且自還宮，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，繞殿三匝還宮，勑諸夫人婇女，皆令奉戒畢九十日。逝心理家齊肅亦爾，四遠皆聞佛以滅度，鳩夷國四輩弟子，皆齎華香，悲哭塞路，繞殿三匝，稽首于地，頓踊哀慟呼當奈何。千里內王，皆從太子，千里外者，遣其太子，率從臣民，皆詣佛所，繞殿哀慟華香供養，先至先退，後至後退。

諸比丘俱問阿難：「葬法云何？」答曰：「當東出，去城三十里，彼土有鄉，鄉名衛致，有四衢峙剎立廟，以玉作墾，墾之縱廣其方三尺，塔縱廣丈五尺矣，舍利金甕，正著中央，興塔樹剎，高懸繒幡，燒香燃燈，淨掃散華，十二部樂，朝夕供養。逝心理家，當共成塔，釋梵鬼龍，王及臣民，送佛舍利。」理家敬諾，如阿難教。

大迦葉及諸羅漢，與阿那律共議，斯三十萬眾，并王臣民，終當生兜術天上彌勒所。彌勒成佛，第一說經，九十六億比丘得羅漢，彌勒當為眾生說經云：「斯諸神通皆是釋迦文佛時作塔者，懸繒燒香燃燈，執行佛戒，皆清信士、清信女也。」大迦葉與阿難及諸應真共議：「鳩夷國王，壽終當趣何道？」大迦葉言：「斯王壽終，當生十二水微天上，後彌勒來下作佛時，當字須達，為彌勒興造宮殿，講受道堂，喻聞物精舍，孤獨聚園，衣食疾藥，供比丘僧。」阿難問大迦葉：「鳩夷國王，何以不於彌勒佛所取應真道？」大迦葉曰：「斯王欲心，未厭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，不取應真道矣。」迦葉語阿難：「其有不厭生死患者，終不得道。」阿難答曰：「吾久厭之，何以不得道乎？」大迦葉曰：「爾但執戒，不惟內外身身之惡，轉流生死但以食故。」

邊境八國，聞佛滅度，舍利在鳩夷國中，皆發兵來，索舍利分。鳩夷國王曰：「佛在吾國，今者滅度，吾當供養，遠苦扞顧，舍利不可得。」八王答曰：「吾等叉手，索舍利分，了不與我，必當以命抵取之耳。」天帝見八王共諍，欲得舍利還國供養，化為梵志，自名屯屈，叉手前曉八國王曰：

「聽吾一言，惟佛在時，諸王奉尊教常慈惠，夫為民主，無宜有諍，當行四等，分佛舍利，令諸國土，皆有宗廟，開民盲冥，令知有佛，以為宗緒使得景福。」天神鬼龍、諸王黎民僉曰：「善哉！屯屈！普施眾生福田也。」共請屯屈作平八分。屯屈自以天上金甕，中以石蜜塗裏，成量舍利，各與一甕。諸王得之，悲喜交集，皆以香華、懸繒、雜綵、燒香、燃燈、朝夕作樂。屯屈長跪乞甕中餘著蜜舍利：「吾欲立廟。」諸王惠之遂入甕。道士名曰桓違，從王索舍利，王曰：「已分不可復得，唯有焦炭，便自往取。」道士取炭，香華供養。復有遮迦竭人，來索舍利。曰：「已分。唯有餘灰，可自往取。」即復取灰，奉九十日。

大迦葉、阿那律、迦旃延共議：「阿難隨佛最久於佛獨親，佛所教化，施為弘摸，阿難貫心無微不照，可受阿難法律，委曲載之竹帛。」比丘僧議：「阿難白衣，恐有貪心，隱藏妙語，不肯盡宣。」比丘僧曰：「當詭取之。設一高座處，諸聖上會，以比丘僧以慈詰問三上下，因問經要，可得誠實。」鳩夷國王，立佛宗廟，精房禪室，凡有三千，諸比丘處其中，誦經坐禪，王遣大臣，臣名摩南，將兵三千，宿衛佛廟，大迦葉與阿那律，共報比丘僧，佛經結律，名四阿含。阿難從佛，獨為親密，佛以眾生婬泆無度，作一阿含；凶怒悖逆，作一阿含；愚冥遠正作一阿含；不孝二親，遠賢不宗受佛恩，不惟上報，作一阿含。沙門眾曰：「唯阿難知，夫四阿含，當由阿難出。」大迦葉曰：「阿難白衣，恐有貪意，不盡出經。」眾比丘曰：「可以前事詰責阿難，當上阿難著于高床，諸賢者眾自下問經。」僉曰：「善哉！誠合大宜。」直事沙門即會聖眾，逐阿難出，聖眾皆坐，復命阿難令疾進，進為聖眾稽首作禮，得應真者，皆坐如舊，未得者皆起。直事沙門，令之昇坐中央高座。阿難辭曰：「非吾座也。」聖眾僉曰：「以佛經故尊爾于彼，從爾受佛之上法。」阿難乃坐。

賢眾問之：「爾有七過，寧知之乎？世尊在時云：『閻浮提之內大樂。』爾默然為？」直事沙門呼阿難，阿難即對曰：「佛為無上正真聖尊，將不得自在耶？當須吾言乎？設佛在世一劫之間，彌勒至尊，從得作佛。」聖眾默然。阿難無懼。眾聖僉曰：「且還復坐，知子宣法，與眾所聞正法同。」

不如斯三上，阿難復三下之。阿難復上言：「伊焰摩須檀，伊焰摩須檀者，吾從佛聞。」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：「伊焰摩須檀，吾從佛聞。」咸哽噎云：「當奈此何！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。」天神鬼龍，帝王臣民，四輩弟子，莫不舉哀。大迦葉賢聖眾選羅漢得四十人，從阿難得四阿含，一阿含者六十疋素，寫經未竟，佛宗廟中，自然

生四名樹，一樹字迦栴，一樹字迦比延，一樹字阿貨，一樹字尼拘類。比丘僧言：「吾等慈心寫四阿含，自然生四神妙之樹，四阿含佛之道樹也。」因相約束，受比丘僧，二百五十清淨明戒，比丘尼戒五百事，優婆塞戒有五，優婆夷戒有十。寫經竟，諸比丘僧各行經戒，轉相教化千歲，千歲之中有持戒者，應在第四彌勒佛所，彌勒世尊當為天說經法。言：「今之會眾，皆是釋迦文佛時持戒者，來會斯上。」彌勒佛言：「爾曹勤心加於精進，行難備悉，多少持之。」佛泥曰後，作八宗廟，第九瓶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灰塔。經曰：佛以四月八日生，八日棄國，八日得道，八日滅度，以沸星時，去家學道，以沸星時得道，以沸星時般泥曰。草木復更華葉，舉國樹木皆更茂盛。佛般泥曰去，三界天中天，光明以滅，一切十方，皆自歸於佛。

佛般泥洹經卷下從佛般泥洹，到永興七年二月十一日，凡已八百八十七年餘，七月十有一日。至今丙戌歲，合為九百一十五年。是比丘康日所記也。又至慶曆六年丙戌歲，共計一千九百九十四年。

此西晉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